

宋

史

冊
蓋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感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爲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卽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

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
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
損以厚下卽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
二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
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
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
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讐起諮以疾累請
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
鑿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覲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
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
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
營造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遷戶部侍郎
知諫院事是時榷茶法寢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

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再遷祕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墮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隸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

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卽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

路敕戡具利害以聞戡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戡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官閻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事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

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卽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紺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餌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卽召入爲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兼祕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賜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姪孫蔚賜同學

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匱玉匱石礮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感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璫仕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倅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邱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祕書省祕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

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
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寢準罷相度以交
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
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
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
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
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算鹽語在食貨
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
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
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
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
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

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旣相以度嘗位其上卽拜武寧軍節
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尙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
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
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
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牘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
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
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
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
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尙書兵部郎中集賢
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顥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
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尙書嘗擬爲書

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廢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卽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

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
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
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
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卽復改
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
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
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
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
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
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
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
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
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

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

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鄰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
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爲
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
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
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
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
通鑑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
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
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
改祕書省祕書郎仁宗卽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
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
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

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
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尙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
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
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鬷陳執中俱罷以
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
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
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
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
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旣練而卒贈吏部尙書謚文孝觀
性至孝初爲祕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
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

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有告士元受賊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感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

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卽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
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
密院改樞密副使戢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
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水患旣納國
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戢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
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戢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
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爲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
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戢奏歲減二十餘萬又
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戢治之尙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
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
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戢致于法行邊至鎮戎軍
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戢曰此
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